

續金華叢書



竹金華叢書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

續金華叢書

策問

太學策問

問憲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學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羣居上非特爲飾治之具下非借爲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爲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負牆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防則曰禮義廉恥筆於紙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迫而索之則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驚於言而未嘗從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哂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無疵古之人其爲已不爲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章博誦說事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

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脩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爲綱何者爲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真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盡的言其亂真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盡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彥愚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爲學者之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答能辨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荀況楊雄王通韓愈皆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試實評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質言實相講磨以仰稱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意尙奇而不求其安辯尙勝而不求其是論尙新而不求其常辭尙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拯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

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爲也憂世之士喜功名之人慷慨摩厲將欲挽
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邀之
欲其堅而守者終淪未逢其原而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可耶漢至
文帝寓內昌阜烟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歉俯視春秋戰國以降則
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歎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
僵也意者危言駭世姑一快胸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
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
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湛於庫
陋安於小成愛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悟耳雖然誼誠愛君
也誠望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遂攘臂以仍之耶文帝之齒
長矣閱天下之事眾矣四體伸縮寧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
憂以迫之宜其付之嘻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
豈後於誼稽其猷告自源徂流具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末也伯益
論來四夷倣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首以謹德而仲尼爲魯慮亦緩

顓臾而急蕭牆聖賢之言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
憂所後者內治於爲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士桀鷺
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匈奴漢庭公卿翫細娛而忘遠慮誼之憂
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其原遽欲斧其髀而係其頸則疎矣天下
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爲銳者常欲一切亟爲甲兵鈇鉞鈍養癰
護疽媮取爵秩各飽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獨歸國家是滔滔者旣
不可勝誅號爲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已而輕發之終
無於是兩者之間參訂審裁立其本循其序摹之於前而收之於後
者此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畧行其策迄不
能並三五之隆也誼而慨嘗有聞肯墮其說於一徧而挈諸侯匈奴
爲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憚高令今可行之
言不肯出也必將繼論儲貳趣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之習
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臣干法嫚朝之惡不
敢肆也今攬其疏或汎數而置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誼

尙得爲知大原乎大原旣失無惑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
若夫姚崇在唐埒之於諠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諠之於文帝也自
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躋足而覲其聽一則虛心而俟其言
孰可同日而道哉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
舊德夙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僊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
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
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
吁何薄也將闔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約以
爲固則爲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衰必潰
決而不可遏紐解縈勞不待觀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
說旦胥靡而暮輔相以匹夫而躋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
揚何其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泝大原之舟楫也申
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於
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

如祭祀基布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縷數條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肩隨管晏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資權謫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睠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攷之於史元宗渝其約不待他日方崇持國秉之時旣班班見矣問以峻法繩下之約曷爲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爲而疑王仙童之劾猶有待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曷爲而許閭楚珪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揚思勉名出宮壺駸駸乎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爲不然已喑默而不敢爭矣是不倖邊防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况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効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矣姚崇之本末然後知疊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竊之一書肆言

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
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愠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爲帝
王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之利害也侈心邪念闕政舛
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萌禍機羣情眾論隱匿壅
闕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待言者之飭正宣達不啻疹之待
砭磨之待杖也容養獎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
吾何爲預之哉誼雖氣激辭憤關於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
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倣輔拂不絕於朝終置文帝於寡過之地是
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他未卽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
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
德已信於人而旣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侵訐在言者之得失則
二在人主爲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未協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賀
而爲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
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評也至

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始有矜衒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茅甲根莖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窶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是瑣瑣者爭衡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若閭巷儕輩互相奪攘者何其小也苟文帝之世此論已立誼之所遭豈直弔湘賦鵬而已哉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蓋諸王手鋤逆韋太平之難肇履大位雋逸英毅若太阿出柙莫之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厯臣碩輔政當厲之以畏天之誠啟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畧無齟齬於其間日食曆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獻諛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異篇而同指者也崇矯誣上天一旦破其肩鐫而芟夷之使其君蕩然無所顧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導其侈者實崇也度崇始意不

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此末流汎濫雖崇尙存亦非捧
土所能塞矣莫大於天而猶不畏焉於一崇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
天之說以相付者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哉兢業祇懼
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也上帝臨汝無貳
爾心貳之以適莫偏諛之私則作於心害於事凶於而家而國矣崇
學不足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方譁元
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法列于古訓雜然而議
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道之意本不自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
之語入其心使益加姍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於已者
亦可以是以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絀坐於朝議於堂
扞於邊皆便捷輕銳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覩矣崇徒見所
謂庸儒者拘攣固滯遂概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
制六合下至眾而上至寡也羣天下之所樂萃天下之所貴而集有
之雖悍彊很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臣之典敘於天而儒者

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庸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混萬目
睽睽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舌敝唇腐本爲誰計
而輕欲銷廢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
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參誼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
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尙論前世誼與崇
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旣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愚不敢復
踵其論顧私竊有所疑焉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
以震服天下者不過一二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
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卽墨大夫終身尤可稱者財此
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主依
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決之於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覲縷千百
疏而不能回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目旣已
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尙未能半前代之效讐恥未復版圖未歸風
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未核覆按誼崇爲漢唐憂者亦十

居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尙有可思者耶漢高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者也如使約三章之明歲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卽墨之後日而嬖倖復聽則首尾衡決人誰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尙有可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人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萬官億醜之眾博監遠馭焉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及徧孚所遺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稚耄訴懌未已而惶惑繼之激昂未已而解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覲繼之向若淳固專壹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而立丕丕之基寧至宵旰十年尙勤願治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元之說也誠儲神爲治之大原提其統据其會則出治者無一出一人之累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移矣講大原之所在間燕咨訪將有人焉愚不敢躐等而議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五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六

續金華叢書

記

台州修城記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蹙不得騁怒齧堤足生聚廩廩恃城以爲命距海餘百里逋亡剽俠之所曹惡歲輒睢盱洲淑睥睨郭郭徼警者不敢弛柝故閉脩之政在是郡爲首務蓋所以遠災害銷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曆之水幾不爲郡元章簡公絳來守而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居闖虛深入肉薄欲登時則有戶掾滕君膺帥厲吏士圍以方畧寇不爲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戒於火延及郡城堵隤發阨徑踰無禁害氣來格民謫不寧間一歲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暇日循行牆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顧屏蔽廢撤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啟塞從時之例豈非城闔之啟塞實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已者耶況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凡以

爲此益其食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輦輦金轂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裁廵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所奠地守傳眾力埤增卑薄塗塞空郤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括蒼脩舊者五日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政曰延慶起淳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某日彙曰積工凡九千九百有八大抵取其於壯城之籍聞民願卽工者厚醕之不欲勿彊會其數視役兵財十之一銀斷錢黜堊之工畀僦直如其素醪醴之饋勞來之間相及於道其材瓦石甍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錢以貫計米以石計者合若干千若干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意旣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羨費人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甍並作觀堞堀興而近郊之畎初未嘗釋壠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贏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還於指顧邦人德其賜而

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壘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諉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撫州新作浮橋記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漂航斷笮無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爲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燁試郡未幾而橋毀約已嗇用不敢賦諸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武實佐其費而屬役於知臨川縣江霖橋東西相維其脩百丈聯舟爲梁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諗來者予報之曰橋梁郡政之一也子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時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然城闔之近易察也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譽易聞也至於不矚之地未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慨歎昔之君子惴惴焉惟此之畏子尙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固負於師帥父母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亢一方之任所存者